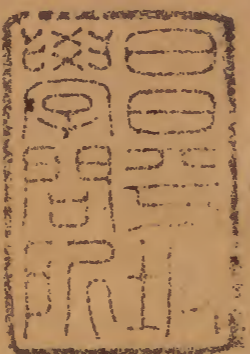


餘卷序錄

二十三之六



漢書門	
九	二
七	二
二	〇
〇	〇
冊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漢	九
書	七
類	二
冊架函號類	〇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722
冊數	20 (7)
函號	307 223





餘冬序錄修五卷之三

三
柳燕泉何

校內編第...
...

男國學生仲古編輯

鄒浩元符中為諫官及諫立后事得罪謫新州其友

晝迎諸途浩出涕晝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官京師

寒疾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昔東坡

在惠與參家書云貶所便過一生也得其餘瘡癘病人

此方何嘗不病是病皆死得人何必瘡氣但苦無醫藥

京師國醫手裏死漢尤多味其言是何等胸次晝之所

言即坡公之言也坡公可謂善處憂患者矣繼鄒讀新

州者紹興中有胡邦衡或問朱子胡在新州十七八年

何爲不死朱子曰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人如何解死得人志完之行晝又有言曰願君毋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爲者未止此也此言有助人百文竿頭更進之力周益公必在後者坐繳奏武樞張說出後入及爲翰林學士客皆往賀羅頌孺妻書勸公無恃一節高衆爲無愧名益高則天下所望益大欲其屏紛華事簡素凡孟子所謂得志不爲者皆當置度外蓋即畫之所以勸志完者邦衡之行朱子謂李綱遜乃曰人生亦不鮮事事可辦只做得一兩節好便好胡後來喪名節未必非斯言有以入之春又記宋人雜錄云忠簡貶時李似之侍郎彌書十事以贈一曰有天命有君命不擇地而安之二曰

唯君子困而不失其所亨三曰名節之士猶未及道更宜進步四曰境界遠順當以初心對治五曰子厚居柳築愚溪東坡居惠築鶴觀若將終身焉六曰無我方不能作爲大事七曰天者任之必大有推柳八曰建立功名非知道者不能九曰太剛恐易折頌養以渾厚十曰學必明心記問辯說皆餘事則是李亦未嘗無奉策邦衡之言也

○錢通爲侍御史元符末攻曾布章數上正急會其子病明日將對其夜子死通跨馬入朝不復內顧既歸而後舉哀朝廷頗知之布敗通除中丞誥詞有蹇蹇匪躬呱呱弟子之譽及後轉工部尚書失言路其僚攻之竟

論其匿哀事通由是得罪責詞數其跡進至云匿哀請對褻瀆軒墀吁此一事也或以譽或以罪或以擢或以黜彌子瑕之餘桃值繫其時乎雖然是非久自定矣○劉光祖為殿中侍御史入謝因論近世是非不明則邪正互攻公論不立則私情交起此固道之消長時之否泰而實為國家之禍福社稷之存亡甚可畏也筠州推官崔鷗上書引傳曰謂狐為狸非特不知狐又不知狸是故以佞為忠必以忠為佞於是乎有繆賞濫罰賞繆罰濫佞人徜徉如此而國不亂未之有也上不明而用非其人其禍有必至者然則柰何理宗因將重珍入對謂之曰人主之職無他惟辯君子小人重珍對曰小

人亦指君子為小人此為難辯人主當精擇人望處之要津正論日聞則必知君子姓名小人情狀矣

○鞏豐後耳目志無以善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世以為劉高尚道人語或云乃唐人語也按趙子晉賓退錄劉卞功字子民濱州安定人弱不好弄及長築室於環堵之後圃不語不出者三十餘年或食或不食徽宗聞其名數遣郡縣津致問馳近待召之對曰吾有嚴願不出此門上知不可奪賜號高尚先生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書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胃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

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
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哉靖康之變不知所
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以嗜欲殺身貨財殺子
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
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宋人記柳仲塗赴舉時宿驛中夜聞婦人私哭聲婉
而哀曉起詢之乃臨淮令之女令在任貪墨委一僕主
獻納及代還為僕所持逼其女為室令度勞難免因許
之女故哭柳往見令詰之得其實怒曰願假此僕一日
為子除害僕至柳室即令往市酒果鹽梅等物俟家闈
呼僕入叱問曰脅主人女為婦是汝邪即奮匕首殺而

烹之翌日召令及同舍飲云共食衛肉欲散亟行令追
謝問僕安在柳曰適共食者乃其肉也又記張乖崖
為布衣時客長安次聞隣家至夜聚哭訊之其家無
他故詰其主人力叩之以實告曰某在官夫不自慎嘗
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與之則
女子失身約在朝夕所以舉家悲泣也乖崖明日至門
首候其僕出即曰我自汝主人假汝至親家僕遲遲強
之而去出城尋馬前問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袖雜揮
墜崖而死歸告其隣曰盛倫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
常謹於事也觀春考仲塗暨乖崖公平生氣槩非帖
帖者少年而為此事或當有之然近於豪俠矣以此事

為義舉非吾所敢望於吾儒也

○宋陳瓘遺事瓘因朝會見蔡京視日久而不瞬嘗以語人曰京之精神如此他日必貴然於其稟賦敢敵太陽吾恐此人得志必擅茲廷欲無君自肆矣尋居諫省遂攻其惡京聞瓘言因所親以自解且致情懇而以并言啖之瓘曰杜詩所謂射人先射馬擒賊須擒王不得已也於是攻之愈力按隋書劉炫傳炫眸子精明視目不眩亦與京同然炫亦不得貴為卿相至無君自肆而擅私造欲也史但稱其強記默識莫與為儔而已然則炫之精神其亦用之而善者乎又晉書王戎視日不眩
○宋喻樗嘗曰推車者遇艱險則相詬病及車之止也

則欣然如初士之於國家亦若是而已是道者惟公無

已者能之求諸宋世其韓范富諸公乎韓公別錄公言慶曆中與希文

彦國同在西府上前爭事議論各別下殿不失和氣

未嘗淨也當時相善三人正如推車子蓋其心主於車

而巳章惇入相陳瓘從衆道謁惇聞其名獨邀與同載

詢當世之務瓘曰請以所乘舟為喻備重可行乎移左

置右其偏一也明此則可行矣惇方惡直醜正其何足

以語此也

○崇寧初頒元祐黨籍姓名於各郡國皆刻石廳事有長安石工安民鑄字辭曰民愚人不知立碑意知司馬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日之為奸民不忍刻也府官怒欲加罪民泣曰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字石未悉

得罪後世聞者魏之是時九江有石工者當刻堂額碑
辭於太守曰小人家舊貧止因開蘇黃詞翰遂至飽煖
今日以奸人為名誠不忍下守義之曰士夫不及也
九江守蓋賢於長安昔安民事見正史九江石工見李
幼武所記惜不得其名字其人可與安民作對嗚呼慕
京其奈爾時世界而錢後中已有知義者耶

○宣和間童貫黃經臣用事御史陳禾劾之疏曰發號
施令國家重事黜幽陟明天子大權而使宦寺得與此
塗一開類進者眾國家之禍有不可遏者禾因是被謫
後王黼得政起禾知秀州禾曰安能出黼門下力辭改
汝州辭益堅曰寧餓死禾之風操美矣其辭官視謫官

事為尤美君子於世安得不重朱雲於折檻之時而
重雲於不留東閣之日也

○衛武公之立摠故記不免乎與聞弒君之罪弒君之
罪至大不可贖者而武公之沒也得獻聖之稱則以其
老而不忘懿戒之儆也不忘懿戒之儆其足以蓋與聞
弒君之罪乎春謂武公非與聞者乃可有此稱也宋靖
康二年金人再邀帝出郊帝殊有難色李若水以為無
他慮扈從以行金人逼帝易服遂致蒙塵不反之禍若
水此時若欠欽宗一死此悔此恨千載誰復雪得劉韜
初在西州為童貫所知遂首尾預其軍事及以忠死論
者不復短其前失其大節所就固足以蓋之也李定史

稱其於宗族有恩分財振贖家無餘貲得任子先及兄
息死之日諸子皆布衣徒以附王安石驟得美官又陷
蘇軾於罪是以公論惡之而不孝之名遂著張說性孝
友廉於財平生不殖田業既建拓瀛夷地被進用後雖
有善言可紀終不能道清議蓋立身已虧萬事皆瓦裂
矣林栗之強學權辯時亦鮮有及者以妄劾朱子至得
罪於後世惜哉

○朱子語錄蘇東坡子過范淳夫子溫皆出入梁師成
門以父事之又有其人亦然師成妻死溫與過欲喪以
母禮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
帷下矣周公謹楚語張說之爲承旨也朝士多趨之王

質沈瀛相與言吾儕當以詰說爲戒無何質潛往說所
甫入客位而瀛已先在焉鬼子可駭如此羅志仁姑蘇
筆記賈似道柄國時浙曹朱浚字深每有劄子白事必
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也晦翁爲
門人語及蘇過范溫蓋惜其名父之子不宜有此而浚
爲大儒之後乃有此事彼鬼子何足道哉咸化間汪直
西嚴用事都御史王繼特爲直所厚尚書尹旻等欲詰
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見直跪否越曰安有六卿跪人事
乎越先入白旻使人陰伺越跪床下白事竟叩頭而出
旻知之直出旻等以次謁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旻
而越充旻遠約旻曰吾自見人跪來吾不才特效之耳

正德初劉瑾擅國走其門者傾朝石刺必紅紙揭帖具
官某頓首拜稟見不知受恩之人見時又當作何體態
嗚呼哀哉

○高宗即位召故相李綱綱行至太平州上疏曰恭儉
者人主之常德英哲者人主之全才繼統守文之君則
恭儉優於天下至於興衰撥亂之主則非英哲不足以
當之惟其英故用心剛足以斷大事而不為小故之所
搖惟其哲故見善明足以任君子而不為小人之所間
綱之所望於其君在英哲也漢宗均自東海相為尚書
令謂人曰國家喜文法廉吏以為足以止姦然文吏習
為欺謾廉吏清在一已無益百姓流亡盜賊為害也仲

長統昌言亦曰中世之選三公也務於清慈謹慎循常
習故者是乃婦人之檢押鄉曲之常人耳烏足以居斯
位然則欲振起乎斯世選用之人抑豈獨在恭儉而已
邪

○宋岳鄂武穆王之廟始建于鄂再建于杭三建于湯
陰而今建于梁城南之朱仙鎮在鄂者王開國地王寃
白時已建在杭者王墓存焉在湯陰者王父母之鄉其
廟皆著祀典而朱仙鎮者王之功於是為極王之忠憤
所不能忘者也王當靖康建炎之難惡宣撫莫慶捨劇
賊轉武階隸留守所向戰必克以言勇奪官歸諸招
討使時年尚少相任未及而奇其戰功者以為古良將

不能過聽其言者知其非行伍人也新鄉之戰侯兆川
太行山皆有功而事見忌於都統昨城之戰黑龍潭泥
水關竹蘆渡南薰門及清河鐵路步六合烏江皆有功
而謀弗行於留守然王自一軍獨制虜酋兀朮不得犯
杭入常而宋得復建康則皆廣德之戰宜與鎮江東清
亭牛頭山新城靜安之功也嗚呼王用統制借補州刺
階大夫四年間崛起戎陣厥功已如此紹興以來王始
承制命秉節鉞游陞使帥專征諸路控扼數州叛將歸
降逆賊奔潰江西嶺表水陸繼平使內之蛇豕外不得
合外之犬羊內無與應固一皆王之功也王志在中原
復讐報國秦移屯鎮每圖大舉而奸相擅權力主和議

時臨機至輒加阻抑辛酉虜人敗盟高宗於王所謂夷
狄不可信相臣謀國不臧所謂虜名以地歸實寄之者
始大感悟授王河南北諸路招討之命王分遣諸將在
處奏功相繼大軍既北與兀朮遇大敗之于郟城于臨
潁于潁昌而進至是鎮距汴四十餘里與兀朮對壘又
大破之當時中興之機舉集目中天時人事強弱已見
而班師之詔前後踵趣使王十年之力廢於一旦蓋秦
檜之計也嗚呼王之功於是為極而王之忠憤亦於是
為甚至一回轡河南州縣復為金有明年虜犯邊王至
則遁去和議既決而王歸遂死於權奸之手矣嗚呼高
宗嘗命王中興事一委卿而竟不能成王嗚呼燕雲之

功於招討之命若是者天耶人耶王之功自紹興來十
二年間朝廷無日不聞其捷士民無處不賴其救徽諸
史用難復事數而地計而吾獨謂是錯為拙者以此王
之蹤跡周旋兩河南北凡幾而獨是鎮有廟與其開國
地其墓共鄉比者春所謂王之忠憤所不能忘者也
○饑冷虜肉渴飲血岳武穆之誓金甚矣金人相戒必
稱岳爺其死也金聘使劉禡來問飛何罪禡伴者曰意
欲謀叛為部將所告抵誅禡笑曰江南忠臣善用兵者
止有岳飛今殺之是所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所
以為我擒也館伴不能答投骨於地信然而李胡忠簡
之斥金甚矣金虜聞之以千金求其書三日得之君臣

失色曰南朝有人乾道初虜使來猶問胡銓今安在吁
天理之在人心雖夷狄而不能泯其是非之公如此世
之人亦何憚而不以天理民彝自樹立耶

○秦檜以主和議落職當時已覺檜姦後復召用乃張
浚之薦也淮西軍叛浚引咎求去高宗問可代者檜何
如浚曰近與共事方知其闇帝曰然則用趙鼎檜因此
憾浚旋致傾擠浚獨不聞於知人矣乎浚與鼎嘗共論
入才浚稱檜不已鼎獨憂其得志及鼎復相檜在樞府
惟聽鼎鼎由是復親信之卒為所傾鼎何明於前而闇
於後又與浚異也先正有言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
檜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議載在訓辭播告中外無幾

金使來盡還北俘朝野具知檜與虜有宿謀而浚迺弗
悟耶臺諫交章論浚安置嶺表鼎約同列救解與張守
面奏各數千百言檜獨無一語浚遂謫永州檜之心事
鼎又所親見奈何今日而親信之嗚呼檜非胡安國之
所賢者乎安國嘗力薦檜於浚謂檜可大用矣然則誤
浚者安國也安國嘗問人才於游酢酢以檜比之荀文
若矣誤安國者酢也安國酢皆一世名賢而不能不失
之檜如此張守嘗薦檜於浚及與同班列得其爲人私
謂浚曰守前誤公公宜力陳於上嗚呼彼其趨向有患
失心何所不至小人易進而難退守偕浚雖復力陳嗟
臍何及檜謂鼎曰上欲召公而張相遲留其意怒我以

檜浚可知而鼎不悟其爲見賞豈非天哉嗚呼忠天姦
而信大詐以凶于身而既國家諸君子乃不免是過也
君子之甚不幸也君子之不幸世道之不幸也世未嘗
無小人而君子之智不足以知之此世之所以紛紛而
弗靖也吾於宋諸君子何責哉

○朱熹爲江西提刑入奏事論內侍甘昇甚力孝宗曰
昇爲德壽所薦爲其有才爾熹曰小人無才安能動人
主兵部尚書羅點嘗與人論士或問天下事非才不辦
點曰當先論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葉夢得
除起居郎時用事者喜小有才夢得言自古用人必先
辯賢能賢者有德之稱能者有才之稱先王嘗使德勝

才不使才勝德崇寧以來在內惟取議論與朝廷同者
爲純正在外惟取推行法令速成者爲幹敏未聞器業
任重識度經遠者特有表異恐用才太勝願繼今用人
以有德爲先張忠恕理宗時因輪對引其伯父桝告孝
宗之語曰當求晚事之臣不求辦事之臣欲求伏節死
義之臣必求紀願敢諫之臣用人之道蓋不貴於專有
才者如此

○劉清之入對孝宗朝論用人四事在辨賢否正名實
使材能聽換授謂道義之臣大者可當經綸小者可爲
儀刑功名之士大者可使臨政小者可使立事至於專
謀富貴利達而已者下也今百有司職守不明非曠其

官則失之侵偏願考設官本意指其合主何事使人人
知之而行賞罰焉軍旅必武臣錢穀必能更必臨之以
忠信不欺之士使兩人者皆得以效其所長文武之官
不可用違其才宜令文武臣四品以上各以性行材畧
及文武藝每歲立舉堪充左右者一人於合入資格外
稍與優獎趙葵淳祐四年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
幾天下之才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
其可用者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
厚者任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爲官擇人不爲人而擇官
用之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效此正吾君吾
相今日所當加意者也

○陳弁巨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為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為者不可道也見晁氏客語與趙清獻司馬溫公之言同客語又載張子厚送人詩云十載相從應學得怕人知事莫萌心鄒志完誦之或謂程公闕所作刻于石按金人銘云欲人勿知莫若無為欲人勿聞莫若勿言

○小人相取如魏之八族晉之二十四友唐之八司馬八關十六子宋之五鬼中間非無奇傑之才而身名瓦裂為世大戮後來之人可以鑒矣勢動於外利滑於中覆轍相尋亦復不悟不知其幾豈不重可哀惜也哉

○朱子嘗言卒幼安亦是一人才無不可用之理但明

賞罰則彼自服今日用人彼之所短更不問之視其過當為害者皆不之卹及至廢置更不復相收拾嗚呼世豈乏卒幼安而所用顧無賢於幼安者又使幼安不獲自盡此古今所以不得用才之效人有不遇之嘆而賢者於此亦不能無受駕之惜也

○廖德明為廣東提舉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盛甚德明恣曰一主簿乃若是侈邪必貪也於是追還薦章讐念在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曰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止二君於此固非深知

之人也於疑也固宜嗚呼今之監司郡守不明於二君而欲無悞焉人也難矣

餘冬序錄卷二十三

餘冬序錄國陽卷之二十四

內篇第二十四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宋徐處仁傳處仁除太常博士時初置算學議所祖或以孔子贊易知數處仁嘗仲尼之遺無所不備非專門比黃帝迎日推策數之始也祖黃帝為宜其特傳時兼辟雍司業大觀興算學議以黃帝為先師時言今祠祀聖祖祝板書臣名而釋奠孔子但列中祀數學六藝之一耳當以何禮事之乃止樓鑰傳鑰為教令所剛定官脩淳熙法議者欲降太常為中祀鑰曰泰輿臨幸於先聖則拜武成則

議措之在禮制不可無參酌也

○南劔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嶽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宦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門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跡今不傳其事書將不知何施行也元之世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倫已

太祖兵取江西張四十二代孫王常既遣人來見自後屢覲京師洪武初

上謂群臣曰至等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襲潰甚矣遂命去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印為真人印以領其教正常有道術嘗投符放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廖詔

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越幾代而始獲正於

聖君真人秩正二品而猶得嗣於盛世非其幸也乎

○宋黃伯思至京夢人告曰子非久人間上帝有命典

司文翰覺而書之不踰月而卒蕭言初感疾夢綠衣中

人召至帝所賦禁中曉寒歌詞語清麗既卒人以比唐

李賀此事皆載國史其他傳錄類是者固不勝其夥也

○唐張公藝九世同居時以為難宋大中祥符間越州

言會稽縣民表急請同居十九世家無異豐詔旌表其

門閭實慶間三林嘗記其事云今二百三十六年其號

義門如故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幾世也今日不聞有

表氏矣浦江鄭氏其最久者歟

○宋人於遼金交惡之日金元構怨之時不為夾攻之舉雖未必全收漁父之功自可坐享中國之利契丹不亡女真不滅吾亦得氣敵於遼為令於金矣絕徽新興之虜豈能越唇而然蓋耶彼六連歲久萬一有塵而勝焉者將士死傷軍儲耗竭亦將得不償矣強弩之末其勢豈可復用吾以休養之餘及彼瘡痍之後往問中原故地當不敵而去也宋之君臣計不出此乃以中國為遠夷役始夾攻遼既舉朝不如高麗之見繼夾攻金又無一人能助趙范之言遂使天地盡墮腥臊以遺國家不靈之耻今古非常之變可勝悼哉

○金之高陵楊興宗史不著名元裕之記其當宋渡江而著龍南集以見正統之所在天下之所當同戴不以身之所生而自限也興宗可謂卓識之士春書之用魏夫居元之世而甘心於祿元者

○宋建炎元年叛卒楊就寇南劍州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毅然誓死不受遂遇害棄屍道傍賊退人為收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或削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跡愈明德祐二年冬元兵入浙東時臨海王真婦與其夫皆被執既而舅姑與夫皆死主將見婦誓美欲肉之婦號慟欲自殺為奪挽不得死夜令俘囚婦人雜守之婦乃陽謂主將曰若以吾

爲妻妾者欲令終身善事主君也吾舅姑與夫死而我
不爲之哀是不天也不天之人若將爲用之願請爲服
期即惟命苟不聽我我終死爾不能爲若妻也主將許
之然防守益嚴明年春師還等行至嶧縣青楓嶺下臨
絕壑婦待守者少懈嚙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
自投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盡化爲石天且陰
雨即墳起如始書時至元十四年元兵破吉州永新城
譚氏婦趙抱嬰兒隨其舅姑同匿邑校中爲悍卒所獲
殺其舅姑執趙欲汙之不可臨之以刃曰從我則生不
從則死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
舅姑以死爾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

入磚爲婦人與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訝之磨以沙
石不滅又燬以熾炭狀益顯古人云至誠可以貫金石
以上三婦事觀之世間蓋自有神理存焉而况烈士文
夫守素養專用物宏而取精多者其欲揭於兩間爲不
朽之具又何如乎

○陳文龍知興化軍發民兵自守城中兵不滿千元兵
來攻不克使其姻家持書招降文龍發書斬其使有風
其納款者文龍曰諸軍待畏死耳未知此生能不死乎
夫臨義而要之已知生必有死無不可爲之義矣蒲壽
庚以泉州降元告其民曰陳文龍非不忠義如民何壽
庚特自畏死耳而曰知民何壽庚其愛民者乎當時之

民笑之矣

○謝枋得作東山書院記其君在幽燕之二年也其言曰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不立至今極矣又曰五帝三五自立之中國竟滅於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大變也讀四書者有媿矣又曰達而行道者有負於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嗚呼其言如此且其能死宋也

○劉整生于金因亂入宋隸孟珙麾下從珙攻金猶不失所從乃以呂文德之忌至興瀘州十五郡而款附元何也整與俞興有隙所讐興也一以宋所賜金字牙符及佩印獻元而請為圖宋計何也襄陽破臨安播矣水軍

長驅長江必皆非宋所有整之為元謀宋如此是其罪也獨愁於空而色於父者比哉至元十二年整欲渡江首將止之不果行丞相伯顏入鄂捷至整失聲曰首將使我成功後人善作者不必善成果然其夕憤慨卒整欲以是立大功名圖富貴耶何等為善何等為善成宜慶希憲之薄之也李庭芝破宋主赴死世世入宴命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特不曾令坐於此其亦有為也夫

○元劉敏中嘗與同儕言其志曰自幼至老相見而無規色乃吾志也至元中敏中拜監察御史權臣察哥秉政敏中劾其奸邪不報遂辭歸及定為御史臺都

單同官王約以言去職中杜門稱疾曰使約無罪被劾吾固不當出誠有罪則我其僚友不能諫止亦不無過也敕中之不出欲無死色以見王約耳按約本傳約轉都事時侍御史程文海入言事多斥桑哥罪桑哥怒以約與表裏六奏殺之上不從不云約之出也桑哥敕中曾劾之而於此默焉其以僚友播耶

○元石珪本宋祖孫守道之裔孫也金貞祐南渡兵亂珪聚兵山東與宋氣敵而速歸歎於元其渡淮棄其妻孔氏子金山宋將追好話之不顧而妻子罹沉淮之厄古人有棄其妻子者矣恐秋愛以節入節天理人倫輕重間蓋至不得已馬耳珪之所就欲何如珪降元為元

與金戰曹州被擒至汴金主誘以名爵弗從蒸殺于市元史以此載之忠義此元之忠義云爾非吾徒之所謂忠義也任志本舍人也元兵畧地至潞州志以首逆降得充元帥與金兵戰有功金嘗擒其長子如山以招之曰降則爾子得生不降則死志曰我為大朝之帥豈愛一子親射其子志之志入我本華黎堂名諸將議事志預徵道經武安其縣已反為金志死之元史以此載之忠義與石珪此吾均無異焉耳矣

○三朝忠義史至元丙子淮南閩帥夏貴歸附元授中書左丞至己卯歲死有人贈以詩云自言誰無死惜公遲四年問公今日死何似四年前又有人吊其墓云享年

八十三而不亡十九嗚呼夏相公萬代名不朽者宋緒淵身事二姓弟必歎曰使淵作中書而死不當與一名士德不昌今有與厥之壽哀哉

○元史藝廬江人羊仁建昌人黃覺經高必澤蜀人章卿孫杭人俞全池人李鵬飛臨湘劉琦流陽曾位皆童稚年嬰難罹故矣其父母兄弟弟或身已賣為奴或終養于人間二三十餘年出數千百里外而求獲之骨肉繫聚以孝友終視古未一頁臣之難有過之者蘇子瞻記朱壽昌事配買臣今人悉聞之羊仁輩在近代而事絕人口非讀元史莫知也春故列其名

○元陳樵發之東父患風歲久為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樵截竹為筒時吸而出之事見宋景濂文集亦人子所當知近日李西涯為其叔父墓誌云吾祖母陳宜人痰苦壅吾叔父與吾父截竹筒吸之其術豈得之樵乎孝子於親有至憂至愛存焉其思慮固宜有至此者非相師也

○歐陽玄作許熙載碑云許為貧謀養不擇祿仕僦屋以居糴市以食親故嘗斬之曰君位劣祿薄親年又高何猶介至是許笑曰為臣當廉何有小大之別記獨不云小臣廉乎宋濂誌黃毅士墓云天兵定燕都時黃投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出之為歎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嗚呼君子

顧義所當自盡而已矣

○危太樸 黃毅士 皆撫之金溪人少同學問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學士尋言黃翰林待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備身入井寺僧大棒等撈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齋老喪節黃毅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負以出為獻歡曰君小臣而死社稷邪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治酒報使家人歌舞為歡環守至日晷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亟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歛僧

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禮部尚書母陳得失自云吾不畏丞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謂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無方來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無愧齊太史者僧梓拯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梓於危梓非所責而黃固梓之義也景濂作太樸銘多假借詞無乃兩乎後世並與銘殿之者觀之元宗生奪自霄壤矣

○危素仕元至參知政事元亡入國朝洪武二年為翰林學士已而謫居和州再謫歲而卒卒之年年七十計被召用時年已六十有八矣

太祖一日幸弘文館素至無聲撤簾內詔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一

太祖曰素實元朝老臣何不赴和州看守余闕廟去於是有是請素至和憂懼死春闈長老言如此

太祖召素雖以文學備問心實薄其為人素既忤旨然不殺素者聖人之度也余竊守安處城陷不屈死

太祖嘉其節立廟和州祀之素何面目更事其香火耶祖宗取士不貴乎末藝而重人節以風厲天下甚盛心

也宋景濂誌素墓謂天之於人不能以俱全或授之才而不假以位或畀以位而不畀以時素以淵深之學精

純之文都顯要之位海內仰之如祥雲景星可謂有得於天而逢時亂亡不獲大展以死豈不可哀乎而論者

或不謂然素之所以負于天而不克自全者其罪大矣胡願菴記熊伯幾言素在勝國時聲名籍甚或問虞文

靖公集曰太樸事業當何如公曰太樸入京之後其辭多誇事業非所敢知復曰必求其人其余闕乎時闕名

未甚著或問何以知之曰集於文字見之闕後竟以忠顯君子觀人固如是夫

○國初錢唐字惟明游之泰山人為刑部尚書洪武二年詔孔子

春秋釋奠遣使降香曲阜林廟於仲月上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唐言孔子有王宗師先儒謂仲尼

以萬世為主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祀○聖壽報本之禮

不可廢也時脩孟子節文并議其配饗唐論之尤力
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虞書陛下而講或糾唐草野不
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言陳於陛下不饒不
為倨常諫宮中不宜揭武后圖忤旨得罪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圖唐之論諫於是乎有可稱矣

○桂德稱字彥良洪武六年以省臣薦召為太子正字
與秦府紀善林温入侍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
德稱悉舉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
法孔子八年授晉王府右傅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言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爾基峻隘不足取是時伯温已歸景濂方
近密而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煥異日召還進十二事名萬
世太平治安策而知其人也

○葉宗茂新安名士元至正末與汪同起兵禦寇國初
授婺源知州陞饒州知府坐事罷官徙濡須久之提取
赴京使城築所賦尋切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效緝
繫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鄰見聞者哀其遭時不偶
為賦詩而鄉人朱允升學士為之序時洪武十年序中
始卒一不著年號而論之云揚子雲曰世亂則賢聖馳
驚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亂世之氓困於供

億仕則困於責任不能集事者得罪而甌亟集事則事
愈歸之甲亥錢穀撫綏應對豈一人身所備一不善卒
不得免焉使宗茂涉世得三四十不亂卒其經業展
其政事又加之卒壽歛華而實當為賢公卿鄉先生以
善後來而乃止於此豈特其一身一家之氣運耶宗茂
郡志名保翁以字行所著有茂齋集仁志作貞壽字大
年上書時年十九春觀三原采脩撰二孝子傳其一朱
煦台州人父季用由薦知福州府洪武十八年

詔天下盡革今歲以上有司積歲官吏為民害者季用
視事僅五月以例起入京論罪作戕役嚴償重日數十
緡季用病痢微楚頭貴力弗任旦夕乞死煦懼不敢離

左右復戒二躬共守不少寐季用得不死時甚重
令益嚴告而謫成遠方及被極刑者凡數人煦謀於父
僚友同役者曰吾無術以脫吾父訴不詳嘗死萬一吾
父由訴獲免雖戮死萬萬無憾遂陳其辭所司以聞
上赦季用復其官同時緣此得免復官者十有四人已
而煦感疾死季用傷煦死病益甚亦死十四人者痛哭
之嗚呼當時事如此宗茂季用輩不有孝子動天聽而骨
肉為城下土者不知其幾二人有子得免而竟客死役
所命也夫而得免筆傳其事至今有餘慨焉嗚呼二人
者亦不為不幸矣

○王叔英二孝子傳云余從聞孝子慈弟義婦事為之

感涕欲錄以勸而恨不得其詳洪武某年間有兄弟二人其伯兄坐法當死二人自縛午門前願以身代上問故二人者曰臣小無父非兄不至今日故願以二身贖兄命

上疑非誠許其代而陰戒行刑者試其人如有難色即殺之二人懽然延頸待刃既弗果殺

上嗟異赦其兄御史大夫陳寧持不可其兄竟死焉叔英謂二人者慈弟矣因復及四義婦事欲各為之傳而不得其姓名與其事之詳嗚呼叔英之謂所恨者如此於是為二孝子傳其一人曰陳圭台州黃巖人父叔弘為其讐人告罪當死圭訴所司曰圭不能諫父陷父不

義圭罪自當死幸原圭父使自新事聞

士以孝子稱之赦叔弘罪候天下朝觀官至播告為天下勸既而刑部尚書開濟奏罪有常刑不宜屈法開僥倖路乃聽圭代父死叔弘謫成雲南聞者歎圭之孝而惜其死焉叔英謂圭者其死孝子志也圭何憾嗚呼叔英之所以傳孝子慈弟義婦而拳拳事大倫乃爾其志可知已夫法咎繇執之而已而帝堯有三宥之典漢唐君臣尚知此義不如是無以盡勸天下之術也

聖祖時法令嚴明焉何如彼有兄弟二人者暨圭事聖祖欲赦焉而持法之臣不能將順以成美意寧死有餘戮濟後來亦不得其死意者天道乎叔英字元采黃

嚴人革除年為翰林脩撰靖難師起叔英奉命募兵廣
德知事不可為乃沐浴具衣冠書絕命辭畢自經而死
其為忠臣與所傳孝于慈弟義婦事相對是於人倫死
無憾人世有知其詳者安得不感涕而錄之嗚呼哀哉
○天台方克勤洪武四年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墾
廢田者闕三載乃稅吏徼近功不竣期歛之復以田定
其科繇民益惰田不增闕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
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折為三年有徵發恒視書為則
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
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限而不酌
之丁產繇言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

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
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戶等則
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
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悉
為也

餘冬序錄卷二十四

餘冬序錄厲幸卷之二十五

內篇第二十五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男國學生仲方編輯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西有內官享堂一區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禮監太監雲公音堃地也

按舊碑公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

者居第距門甚邇公刺知其事莫因隙以發未幾彼逆

誣言所居并湧醴泉邀

上往希鑿輿當西出公慮必與既會走衛躡道勒馬銜

言狀氣方勃碎舌缺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搗亂下公發斃右臂將斬猶奮指

賊臣第弗為痛縮

上迺悟登城頽顧則見被第內壯士袁甲伏屏帷間數

匝亟返攬殿罪人乞就縛召公息繼矣

上追悼公歎非非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某監左少監

賜葬茲地命有司嘗致祭仍給六人供歲嘗灑掃役

於戲此我

高皇帝所臣為天下臣民主而當祚及萬世者也公受

累朝祠祀若干年嘉靖乙酉守備南京太監高公王公

等感公忠義復請于朝加今贈致諭祭焉公獲報身後

久而益彰如是哉公所遭謀逆者舊事狀為胡藍二黨

夫胡惟庸之不軌在洪武十三年藍玉在二十六年胡
被誅後詔不設丞相至藍十四年矣春設定臣胡為是
臣補舊碑之缺臣決舊事狀之疑以備他日史家之攷
證云

○洪武二十六年涼國公藍玉之獄

上集群臣廷訊有所攀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參徽叱
令其實玉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
州時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言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
嫉欲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歟韓國之獄當亦
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
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其寃狀程篁嶽嘗載之
皇明文衡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

不知何為狀云云臣至跡賤言出而禍必隨然耻立於一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虜為所掠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屈兵伍中七年莫知其為女子也後從王球兵掠雲南還邂逅其叔父贖之歸成都以適尹氏同時從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真女此可配古之木蘭矣

○國初鐵冠道人精數學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觀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

上登鐘山詞臣高從於擁翠亭給筆劄即景賦詩鮑與

翰林朱升張以寧泰伯徐起居單友中李其鐵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撫之臨川人舉進士不中遇異人授以太極數學談禍福多驗為人狷介寡與人言嘗戴鐵冠人因號曰鐵冠子乃知人人有秘錄其言者蓋此人也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岳仲清介自律不仕治贓吏數十人宿弊盡革行布政使薛大方令具暴甚岳仲劾奏之大方詞連岳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岳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使再來天有眼薛公不云地無皮岳仲寧波人春聞近歲黃州知府盧濬守已變民而得罪上司應詔去職曾濂繼之持其所親貪暴自恣兩經

考察皆得完整有為對揚于途者云盧濬不來天設眼
曹濂重到地無皮公道為之歎焉比始問盧仲事天眼
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胡知縣壽安者初任信陽調獲虎永樂中任新繁縣
性清儉在官未嘗肉食其子自徽來省兩月烹二雞胡
怒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吾居官二十餘年嘗以奢
侈為戒猶恐弗能全始終之志爾今好大嚼詎不為吾
累乎胡三宰大邑不携妻子之任或曰子之名固美矣
奈妻子何胡笑曰此庸人見也吾豈無糟糠之義而不
念乎嘗於是思之爛熟耳吾輩讀聖賢書論居官治民
之法孰不欲砥礪名節以保守為志及登仕路則以可

自玩好鮮色之物與身家者比比焉胡婦人小子輩其
性猶水有以金珠錦繡搖目之物盡其性彼必歎吾而
取之借使僥倖不露舌去任後人必詈笑曰胡某外祥
廉而內實貪以是計之故不欲妻子之累身也

○黃叢徐宗實洪武中為兵部侍郎奉使兩淮多所建
明海州有節婦持小范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成
喪持服養姑送終剪髮自誓守節不二保節使上其事
所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
為合義守之執一豈曰得宜節婦能與夫於茲嫁之
初又能剪髮於葬姑之後雖則日戴耳亦足以加自當
與立志守貞同科豈與守節異乎宗實曰此論雖其言下

郡邑旌之觀漢書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宮中先死者周長簡一人而已李文達日錄謂胡廣金知故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情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真業不如此蓋與魏矣春文閣長老言靖難之師既駐金川門是猶欲連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詞儲乃重德自縊于應天府之尊經閣噫此何時而有不忘於詞儲者又可期以舍生事耶

○國初文臣無賜謚者謚自永樂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大學士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臚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比虜為胡不可令廣故更

文皇御極後復舊名

○解縉紳侍

太宗論及群臣御書義等十人名命谷疏于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等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空謂縉在士縉非在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專為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縉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漢人請出為廣西參議以事至剛言其忠望又交趾後入奏

事庶人遂有言遂徵下獄後三年病死獄中按季至剛墓表亦無所載季言解事詔下解獄而季至今莫

知其悉守之言解其因辭有誕而附勢雖才不端之奏而怨之故歟

上之於下李也所謂謂之者有在矣噫小人之怨君子事每如此小人怨亦何利鮮死獄中而李不元此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解寃又言其從子為中書李雖得舊宮臣故為通政尋出知遠神貴否在聖衷其彰彰矣乎

○仁皇嗣位初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寵矣月最盛楊文貞公撰蹇忠定公墓誌云當時所賜師傅之臣銀章各一曰繩愆糾紛蹇首被賜

上謂之曰朕有過舉卿但具疏用此封識進來於夏忠

靖公墓誌亦言之楊文敏公墓誌云一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傅公與公同

受其一其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矣文靖

公墓誌又云賜大臣五人銀圖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

公於文貞神道碑載公嘗行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

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初賜語蹇公等語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之而擊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忘

夏誌不書今忘諸遺事載此語詞且記

上諭曰此誤實之蓋望公等正端之功也按蹇祭酒

所撰黃文簡公墓誌此語詞蓋亦同被賜者而絕之糾

繆之章鼎及馬一時好惡回各有所在耶哉

祖宗之所以寵大臣者如此宜諸公之各保其忠其才也
○宣德六年二月忠靖公諱文臣無贈會者也洪武間與公奉封
例而止其為國勳文臣無贈會者也洪武間與公奉封
誠意公諱文臣無贈會者也洪武間與公奉封
言者未嘗言其後矣立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
遂贈文臣

○王之肅公無為命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訟專行賄
罪法雖人亦不為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而賄或足以
濟其用故行之不送雖然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
揮孫璟以公事戰成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
璟殺一家三人公曰甲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令

璟償葬埋費死之璟後死得有名非公傾家不及此成
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處此也

○葉文莊公諱巡撫宣府時備獲官牛官田之法鑿地
日積積糧益多以其餘歲易戰馬十八百餘匹其色
廢毀者力備築之不數月完七日餘所今退軍受役禮
門終歲勤苦曾不得名寸地以自奉今軍器一切併給
內務戰馬之費于大僕者無有紀程心極忠謹恪恭德
微心慮足救人口之失事人巡撫者若不尋於慈一動復完
前頭將來與軍之禍始難支也

○權衡之說然勝可移勢之所使不言而論古人記特
字指其能者亦故人奉謂平受其材不任贈可此一書

其人下得已持去既至燕州
拆視無一詞惟署名而已
因天懷故回試詩院吏言入
部之上舍亦給千石向是
江西人云楊文貞閣下時其
婿來京師文之出西歸念無
裝資與會者知府某紀賊千萬
實緣是婚路一至數人爲其
求救時某知府已入都察院獄
場不得已於該道當問
理日遣一吏持金盒至院云揚
宅與某知府送飯該道
某官遂親下釋某知府刑具假
其飯畢凡事一切聽令
分宜遂得還職其朝不立宰相
然內閣之權已如此世
不避權勢者幾人小人居之豈
不壞事

○宣德間詔京官冬舉其鄉之
才而未達者廬陵戴某
有詩稱蕭光宇謂起先交表之
微至內閣試春日詩戴

得題如疑竟日無一字及罷就
郎奇思傑句衝口溢發
追恨無已戴既放還蕭胡亦坐
焉舉非人被謫人之窮
達有莫之爲而爲者如此天順
二年臨川吳徵十與弼
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笑宗廷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
胡無以對左右怪之
趣使言始曰谷臣一疏而已先
時與弼宿草掩顧問竟
不知志駕起凶慘然出至左順
門就朝視弼獨存焉頂
額發已墮人始知其不能承
昔以慈痛故嗟此何莫非
數也哉

○莫宗燕南城時有細皮某
妻與三帝之寵女相事已
測遷代之運時感真

英宗嘗欲斬涼以息反側伐得其故權甚復辟後下御
史詔獄殺之御史潞人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
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于朝人謂天道殺施無所歸既
御史坐臺議其父已死起家得還家而磔亮為嗚呼自
後觀前天道果嘗有邪

○劉京山公補時年肅州之謫雖喜出遊感其貴公同
年焦閱光者為之公與焦素無他焦特忘公名爾岑
猛賂既行瑾集大臣議欲賞公直拜請大臣喘喘不敢
吐一語獨都御史屠公瀟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
之當其不應瑾勃怒罵屠惡語汝黨劉邪明日大臣以
屠議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宇宇又素嫉公者乃

署劉其輕議夷人遷徙與潘尚書蕃俱發遠戍瑾初擬
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定肅州公西行稿載
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會獨鄉人嚴仲宏贈詩和
答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詩末句云寄語同年老
知己天涯孤客幾時還後編自六盤和前韻末句云憑
誰寄語中州子前度劉郎今已還其事蓋如此公之謫
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
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云公豈亦未之能忘情邪
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已有定論公死可
無憾也已

○正德十年湖廣道州致仕右都御史熊公維卒于家

特春為六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勵庶寮事切
見繡方日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青能公居常能儉敏
歷中外四十餘年守法奉公推賢疾惡不要特譽不急
近功言無爽於屬垣行弗對於顯影田三處守先業未
嘗少有所貽俸祿領及同宗未嘗私其入其在官也
恒蔬食以自勵故巡撫之日雖糜米有美亦不還官其
在家也惟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雖親戚至厚不容
况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台昔持清節終身無過舉之
士矣或曰士知禮法孰不願清而能繡之清實過於清
者也人非堯舜孰能無過而能繡之過乃清而過者也
柰何悠悠蒼天竟之丁嗣兒子過繼復先夫死遺孤藐

然未底成立今繡云亡遠邇聞知咸相悼情巡撫都御
史秦金因採輿論為其奏討葬於兼請贈賚該部覆奏
已荷恩允彼地下幽魂豈任感然臣生與熊繡鄰州舊
嘗為其官屬下其人品見知頗詳繡今事定蓋推法應
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照臨顧所司無由當建白耳臣近
聞熊繡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周卿聽選大理寺評事
許愷皆云繡過繼子所遺之孤幼弱未知人事向後所
就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聲石無人表章日就湮沒
臣往年見都御史戴鼎張敷華之卒其門生屬吏其子
孫俱曾請謚生事張鳳翔死時之卒其鄉人嘗請謚其
家俱蒙謚言詩馬繡之等無知張戴彼二主事豈能比

擬臣用是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詢謀在廷如果臣
言不誣斷自宸衷嘉賜謚號仍勅該部查照張鳳翔等
事例月給食奉卹其孤孫其孫日後若堪補廩請書就
行住給使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不及為善獲報理無或遺
表清節以勵庶寮揆之治體不為無補臣言雖近黨義
匪從私事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熊瑞月米壹石至補
廩日住給禮部請內閣謚法簡云

○幼聞客謂先君刑部公言其鄉有富民張老者妻生
一女無子贅某甲于家久之妾生子名一飛甫四歲而
張老卒張妻性極妬張病時謂甲曰妾子不足任吾財

吾當全昇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滿擊即爾陰德
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吾婿外人
不得爭奪申乃據有張業不疑張妻卒後妾子壯告官
求分甲以券呈官因見與吾婿語遂置不問他日奉使
者至妾子復訴而甲仍前赴證奉使諭曰爾婦翁明謂
吾婿外人爾尚敢育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為
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張老亦可謂有智矣
談苑載宋張公誅守初日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
命其婿主其貲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即以十之
三與子七與婿于時長立果以財為訟婿持其書詣府
請如元約詠聞之以酒酹地曰汝之婦翁智人也以子

幼故以此屬汝不然子死汝和矣乃命以其財三與籍
而子與之皆泣謝而去奉使事官類此惜不得其名也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曠過物籍云近京地方行使車
輛驟驢相雜驢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
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便弘治初一給事中
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
管探官馬因此被人偷換鬃尾馬後尾落驢不無有誤
軍國大計乞要禁黃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
亦作大官近一員外建言崇節檢以變風俗其疏專論
各處茶食舖店所造肴卓糖餅大小不一大者省功而
費料小者料少而費功乞要釐畫定式功料之間務在

節使風俗歸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焉肉食者謀

國乃有此革可歎可笑雞鵝御史何代無之朱子語錄

人言聖節殺鵝鵝太多只今殺鵝羊大牲有遺傳
龍虎大王南殺鵝鵝以為恨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清疏
以當之

○都民養文率貨視之稍麗黠者必哀求以待外方之
求厚取價焉鵝鵝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亦鵝鵝是
以不誣累者蓋往往而有也春所聞者近日瑞州通判
姜榮妻竇氏事豈易得竇竇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已
巳姜自工部主事考察例調瑞州署印時適幸林燕來
攻戒姜洽伴付竇印亟出集六得賊勢不敵遂去賊突
入求姜榮得以乃傷姜妻竇哀救而免因竇竇先藏

印水池中既被縛以行高安密約一父子時亦在難賣
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遺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言實
密與盛曰我不死以印未白也今在某處歸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并給蔬以渴就飲遂投而死
卒未五月其日也賊退居礦城南僧院事聞詔詰曰貞
烈置祠而碑表焉春高嘗為喬侍即妾高氏貞烈燕今
聞竇氏事二人皆生定正同豈易得哉美棄城罪重部
使憫其家難且欲竇之一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次陞
同知而性素欠檢竇死纔兩月即屬媒有所求明年奪
職竇淨人之無情乃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嬈多矣
○編橋族叔潮言一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升高為

戲墜地杓其項骨稍長竟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
日相見戲擊其頭有聲戛然置地溘然死已朱懼潛遁
胡氏子頃許復甦頭項於是端直歸家家人驚喜謀尋
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瘦者嘗與陶僕輸穀如市道遠
勞極瘦撐其頸氣幾不接陶僕素愚忽遽間削竹為鏡
銛刺之瘦穿氣溢頸得完復荷擔而起一無所苦焉天
刑之在人不可偶如此命苟不死雖有致死之道而不死
也豈不信哉

餘冬序錄卷二十五

餘冬序錄則涂卷之二十六

卷之二十六

柳燕泉何孟春撰述

馬國學生仲方編輯

司馬史記載孟子受業子思之門人而後來著述家直云孟子胡受業於子思注史記者遂以人為衍字諸考諸家書傳孔子生曾襄公二十一年或曰二十二年襄二十二年為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論者謂生是年為是敬王四十一年孔子卒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先孔子五年卒子思之母死孔子令其哭於廟子思違事孔子遊與孔子問答語為多孔子之卒子思寔喪主四方士來視禮焉子思生年今不得知可知者孔子卒之

二

年子思既長矣孟子以顯王二十三年乙酉至魏慎
觀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報王元年丁未去齊其書論
及張儀當是五年辛亥後事自敬王壬戌至赧王辛亥
百七十年辛亥去伯魚之卒百七十有四年以百八九
十二百年間所生人物而謂其前後相待共處函丈傳
道受業何子思孟子之俱壽考而至是也子思孟子之
壽考或謂亦有可言者安主二十五年甲辰子思言荀
變於衛是時子思無恙也孟子魏惠王時已稱叟較其
生近安王即位時謂子思親受業於子思矣不可之有
乎安王甲辰伯魚卒百有七年孔子卒百有三年子
思乃尚存耶孟子之少也其母三遷而後知學其母爲

之斷織其娶也見其妻踞而欲出之其時吾不知其年
而知其未從子思學也適此子思而尚存邪安王時子
思而存亦決無居衛理或曰子思居衛見孟子書可弗
信乎以春考之子思居衛必是衛時敬昭公時也昭公
時衛屬于晉韓趙魏氏賢者已自難安其國懷慶慎類
皆弒君賊衛非父母國也子思忍復面其人而爲之謀
而不去耶感烈王十六年辛未魯穆公立孟子曰繆公
亟見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國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悅又
曰繆公之於子思亟問亟饋焉肉子思不悅又曰繆公
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繆公之尊禮子思如
此子思自尊如此子思是時年登期顯於父母國有

賢者焉不儀休為相泄柳申詳為臣而子思願不老焉
而適亂國與逆賊語耶子思居於衛有齊寇或曰寇至
盍去諸子思曰如彼去君誰與守孟子曰子思臣也微
也必子思少壯從仕時事子思言苟變於衛果有是必
在悼敬昭公時而記之者誤耳孟子之年今不得知若
生近安王即位時顯三乙酉年當六十餘橋叟不疑蘇
王丁未距乙酉又二十三年孟子年近九十矣七篇之
書或謂孟子所如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為之或謂孟
子既沒其徒相與記其所言焉耳孟子書云由堯舜至
于湯由湯至文王文王至孔子比五百有餘歲由孔子
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似在始述梁齊時所言者其云

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似在去齊後時所言者然則謂
其書作於一時而記於一時也可乎然則孰是言為歲
年之近久而論其人其書也可乎晦庵先生孟子序
說一本史託列傳而分注諸家之言以致其疑其為通
鑑綱目特據司馬公見成所次舊文而錄之耳吾恐後
學於此不復更參究也有以此問者誰其能無疑哉孔
子伯魚顏淵生卒年歲備載於諸書矣公羊傳載孔子
生左傳載孔子卒家語載孔子年歲史記載孔子生後
公羊傳一年而卒歲與家語合若公羊穀梁二傳所載
孔子不生於庚戌也家語載孔子年二十生伯魚伯魚
年五十顏淵少孔子三十歲三十二而卒顏淵之卒

先伯魚七年而論語載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槨
孔子有鯉也死有棺而無槨之答何也子思孟子生卒
一無所徵于載記而吾欲以其不必然之壽考而計之
若之何其無疑哉聖賢授受斯道所在是故吾欲衆究
其事而緣朱子序說之意重致其疑庶幾將來有是正
者高氏子思已長矣然孔子家語後叙及孔子世家皆
言子思卒於六十二歲於哀公十六年魯穆公時國常師
之是為的矣按孔子沒於哀公十六年魯穆公時國常師
卒又悼公立三十七年魯穆公時子思猶未生則答問之
事安得有之邪此又出於後人綴集之言其無所據
若此好占之癖每有說乎異快奇篇及觀其辭考其事
則往差謬而向異嗚呼夫子沒而微言絕異端起而
夫義乖皆尚簡於一時而增疑於來世也故為學者若舍
六經何師焉

○史記孔子年十七魯大夫孟釐子病且死識其嗣懿
子曰孔丘聖人之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始有宋而嗣
讓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公三命茲益恭吾聞聖人
之後雖不當世必有達者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
吾即沒若必師之及釐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
學禮焉按左傳昭七年公至自齊懿子病不能相禮
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是時孔子年十七信子之講
學能禮者之從之無與孔子事及其將死也吾其大夫
為言云云今史記作識其嗣懿子之言則在公之自楚
後十又七年之言傳以其臨終之言載是年者終言之
爾春秋昭二十四年書春王二月丙戌仲孫羅卒其召

二
一
四

其大夫為言之時也孔子年三十有四矣子長乃通作丙寅年事而為年少好禮以求合年十七之說誤矣

○家語載弗父何為濬公熙子何當嗣而讓其宗厲公焉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世為宋卿按史記濬公名共煬公名熙云濬公共卒弟煬公熙立濬公子鮒祀弒煬公自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而不載弗父何為何人之子及其所讓之實若何為熙子則鮒祀乃不共戴天之人胡讓之云乎若為共子當嗣則熙之立不言何讓而鮒祀之弒熙而自立又曰我當立何也何之後世為宋卿若其與鮒祀有父仇何決無卿理而鮒祀亦決無使得在位理然則何必共之適也當嗣矣熙立而鮒祀

弒之豈不猶吳公子光事乎而何讓之豈不猶季子事乎而紀載失其詳耳

○祖庭廣記先聖生有異質九四十九表反首注面月角日準河目海口龍額斗唇昌顏均頤輔喉駢齒龍形龜脊虎掌胼脇脩肱參膺圩頂山臍林背翼臂注頭鼻腭堤眉地足谷竅雷聲澤腹修上趨下末倭後耳面如蒙棋手垂過膝耳垂珠庭眉十二彩目六十四理立如鳳峙坐如龍蹲手握天文足履度字望之如仆就之如升視若營四海躬履謙讓胸有文曰制作定世符身長九尺六寸腰大十圍春按先聖四十九表來於萇弘之所談姑布子卿之所稱萇弟子之所識與荀卿司馬

遷章之所述者蓋云備矣然緯書曾載胸應矩舌理七重及鈎文在手等處又弗及焉是足以盡聖人之儀觀歟漢文翁圖先聖遺像今不獲見而天下學宮石刻唐吳道玄筆鬚髯甚盛質諸前所云蓋未嘗及鬚髯也遺像其可徵歟

○吳道玄畫先聖遺像入石刻者春嘗見于河南開封及諸府學而今獲拜瞻於滇上以較他凡墨本大抵相同豈皆摹自驛梁者歟傳稱先聖生有異質凡四十九表事舉甚悉特未及舌與髮鬚耳舌內藏不得為表緯書乃云仲尼舌理七重餘如鈎文在手及胸應矩等處既之四十九表言亦多異亦不記及鬚髯也今世傳遺

像頰頰間鬚髯甚盛聖人儀觀果誠有之紀記不應獨遺於戲覆載之德照臨之容雖親炙高第善言之士弗能盡而况繪史意匠依稀髮鬚十歲而下類非當時目擊之所擬乎吾儒欲識聖人幸求之聖人之書深體力察而育以得其心焉則所謂四十九表之在遺像者夢寐可覲印證茲圖庶乎其不差矣

○春既跋聖像嘗以榻本寄故友黃鞏伯固伯固復書云承聖像見示疑鬚髯事偶于元儒黃四如先生所為託孔聖遺像惟宗廟小影為真聖肖亦云先君生無鬚眉而天下玉侯不以此損其敬後世偶塑轉異美鬚長髭未審柯據太史公所謂鈞之未睹容貌者也得此錄

上奉備一說蓋四如乃生族祖今家集猶存春因記孔叢子子思告齊君實有吾先君生無鬚眉之說取而閱之信如四如之所持者蓋吳道玄傳寫既誤後世據爲偶塑遂弗加攷正爾今闕里有行教圖是小影他如几乘輅及司寇等像亦畫鬚髯殆亦踵世本傳誤之故無所謂宗廟小影也

○韓非呂氏書並言孔子之力能招國門之關而不以力聞夫驥不稱其力稱其德孔子之不以力聞固也若云招國門之關則必嘗有所試然後有此事孔子之力其肯有所試而有此事哉按左傳晉伐偃陽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聊人紇挾之以出門者然則此事左氏所傳蓋孔子之父而後人誤以爲孔子者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載顏回至公孫龍顯有年名及受業聞見于書傳三十五人而公伯寮子周與焉其無年不見書傳冉季至公西蒧四十二人共七十七人蓋孔子所謂受業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異能之士是也小司馬謂家語數同今按家語止得七十五人中間姓名亦復差異史記顏回字冉索隱引家語字稱以證之則其時必有據而今本無之蘇氏古史并仁山金氏謂秦冉顏何不載於家語是就今本言之耳索隱又云文公圖有蘧伯玉林放申振申堂今石室圖七十二人亦無所謂振與堂也春任職方郎中時會正德改元曾奏

爲釐正祀典事內一件一考孔廟弟子配享隋以前惟
顏子一人東漢時雖嘗祀七十二弟子不出闕里唐開
元中追贈十哲及七十子爵號天下自是始並從祀按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七十有七人司馬貞索隱曰家語
亦有七十七人史記有公伯寮秦冉鄒單家語不載而
別有琴牢陳亢懸豐當此三人之數然今世傳家語上
得七十五人史記所有鄭國申黨顏何家語不載而載
薛邦申績又史記之所無者唐開元贈典自史記七十
七人外又有遽瑗林放陳亢申振琴牢琴張六人宋祥
符大觀中加封從祀除去琴牢餘並因之懸豐今家語
作懸宣字子象禮記檀弓篇縣子疑即其人而祀典今

不及焉家語薛邦字子徒申績字子周與史記載鄭國
申黨同字此則邦即國也績即黨也與琴牢琴張自是
一人而傳者之訛耳論語釋文申振鄭康成云蓋孔子
弟子申績史記云申黨字周家語云申績字周今史記
以黨爲黨以績爲績其爲訛寫無疑後漢王政云有羔
羊之案無申黨之欲是以振爲黨也史記索隱謂文翁
圖有申振今圖有黨無振是以黨爲振也唐宋加封申
黨申振俱列從祀一人而爲二人薛邦之爲鄭國姓氏
猶頗相遠二申猶二琴也不祀薛邦而二申復並祀焉
不已瀆乎國之大事在祀孔廟從祀祀事之大者又况
其親炙之人而可瀆之欲乞今日補贈懸宣爵號列諸

從祀而削除所重祀者著于令式以改正數百年之缺
繆若公伯寮乃季氏之黨非孔子弟子遽伯玉孔子之
所嚴事不當在弟子列宋儒嘗辯其誤謂不當祀而重
祀之失則不容一日而不正者弟子姓氏之可信莫可
信於家語執家語以定封祀豈復有前失哉事下禮部
因別條典禮重大俱未議覆我輩尚當有為斟酌考究
而繼陳者其事必有時而遂也

○閔子少孔子十五歲孟嘗君生戰國末世韓詩外傳
有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之事此等文字全不顧時代年
歲始近莊周寓言之繆悠矣魏文侯以下子夏田子方
為師每過段干木之廬必式通鑑據諸家書所記而脩

者三人不必正同時也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卒
時子夏年二十八又七十七年為周威烈王二十三年
魏始為侯子夏時已百五歲洪景廬亦疑其不然春以
為此則有可解者斯以威烈元年嗣為大夫其行事見
書傳往往用後來稱號如立幽王子止城少梁使其子
擊圍繁龐使樂羊伐中山其子擊守中山皆稱文侯所
謂文侯以子夏為師乃是其為大夫時不必泥其為侯
之時而疑子夏之年也

○蘇子瞻嘗病太史公言宰我與田常作亂夷其族使
吾先師之門乃有叛臣天下通祀者容叛臣其間以為
千載不蠲之惑而引李斯諫二世書有田常布惠施德

陰取齊國殺宰子於庭之言以明其不叛真一快也然
不如司馬貞所辯為長史記索隱曰左氏無宰我與田
常作亂之文而有闞止以爭寵為陳恒所殺止字子我
字與宰子相涉因誤云然貞此言足以蠲千載之惑矣
披公豈未之見抑有所不然歟按左氏傳齊簡公之在
魯也闞止有寵焉及即位使為政陳成子憚之驟顧諸
朝諸御鞅言於公曰陳闞不可並也君其擇焉弗聽陳
氏如公宮子我屬徒攻闞與大門不勝而出陳氏追之
殺諸郭闞而執公於舒州公曰吾早從鞅言不及此此
其事也呂氏春秋諸御鞅諫簡公曰陳成常與宰子之
二臣者甚相憎願君之去一人也簡公曰非而所能識

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子於庭即簡公於廟簡公太
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致此患也淮南記與呂氏同此
是觀之宰子即闞止明矣太史公殆承呂氏之誤耳劉
向說苑田成子常與宰我爭宰我夜伏卒將以攻田成
子令於卒中曰不見旌節毋起鵠夷子皮聞之告田成
子曰成子因為旌節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所謂鵠夷
子皮乃范蠡所蠶在越是時越方困於吳蠡何由至齊
越滅吳蠡始號鵠夷子皮去之止於陶朱則後簡公之
弒久矣此事因止陶事為此辭尤謬誤無據

○孟子師子思嘗問教民之道其語司馬公通鑑采錄
焉而朱子綱目仍之此非孟子受親業於子思之一證

歟朱子嘗云孔叢子等書多是後人撰說皆贗書也今茲所取為其言道理耳

○子思居衛緇袍無裏田子方使人遺之狐白之裘子思不受田子方魏文侯時人魏文侯與魯穆公同時子方嘗見禮遇於魏未嘗至衛也子思時在魯孟子稱魯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何至居衛衛人不能養至極貧窶而猶不歸父母之國以守防山之立墓非人情也狐白之裘以孟嘗君之富不能更具而子方得而遺之乎為是說者特欲以著聖賢守身之常節耳

○公穀傳於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紀孔子生而史記

以為二十二年按孔子之卒左傳及史記皆在哀公十六年之四月從公穀則孔子壽七十三從史則短一年家語終記解謂孔子終時年七十二矣諸家未有要其年數者司馬遷蓋即左氏書卒之年而推之謂生襄二十二年而合於家語所記為年七十二而後之作譜系作年表及編年紀年事實者又以巴西為定何也索隱云史記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似為善解然春秋正月乃周正月也三代之時豈用寅建哉遷書亦必所不容易者當再考

○列子有伊尹生乎空桑語而後人遂為事以實之云伊尹之母生於水上孕夢有神告曰曰出水而東走無

顧明曰視曰中出也告其鄰東走顧其邑盡為水身因
化為桑有辛氏採桑得嬰兒於桑之中獻之於君君命
乳之命之曰伊尹某漢孔圖者又造一事云孔子母徵
在遊大冢之陂睡夢黑帝使請已往夢交語女乳必於
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孔子於空桑中其誣如此空桑
地名也呂氏春秋顧瑛生自弱水實處空桑
○舜甄盆無牖飯于土簋爨于土刑見韓詩外傳而韓
非謂舜造漆器妄也

○嵩山之陽舊有松母朝公廢廟前有石高二丈許而
中裂號啓母石郡志載淮南子云啓母塗山氏之女禹
治洪水經轅轅山謂塗山氏曰欲餉聞鼓聲乃來禹跳

石誤仲敵塗山來見禹方化熊慙之而去嵩高山下化
為石禹曰歸我子石破而生啓蓋此石是何其誕也近
世有引書及孟子語為之辯者謂禹治水於外勤而久
矣不假塗山之餉而後食而塗山安得隨其所之而餉
之禹若化為異物何不避一世之人而獨避其所配一
世之人何不見而塗山獨見之而慙耶塗山漸禹之化
熊而不自漸於化石頑然以暴露於天地間豈有是理
春惟物固有化者此物化為彼物物化人人化物昔
人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自無情而之有情自有情
而之無情者何足深辯此石則自可毋辯而知其妄也
春秋傳舜殛鯀于羽山其神入于羽淵化為黃熊左氏

之誣也而淮南子乃言禹化熊羆好事者承其遺安
轉相附會而至是耳予聞魯封又有所謂啓母墓者漢
書注啓母墓在陽城即嵩山之陽今登封地然則此石
爲啓母此墓何爲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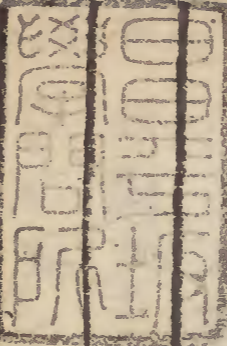
○朱子語錄砥柱銘上說禹封通莫顧過門不入齒冠
是有箇文字說來今記不得是甚文字世間文字甚多
只後漢書注內有無限事按淮南子有曰禹之趨時
也履遺而弗納冠掛而不顧担簣益鐵論亦曰禹感洪
水身親其勞箬隨不拔冠掛不顧砥柱銘掛冠句出此
○楚成王圍許蔡携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
男面縛御壁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

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按書殷紂無道微子去之周啓
歸周在武王克殷之前何應當日而有是事啓歸周後
決無復還殷理牧野之戰決不以身從之從人伐其宗
國賢者不爲苟從之矣又惡用此爲乎或謂逢伯之言
非無所受之者余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欲託諸武
王禮命悅楚子以爲許男地爾

○博稱伯禽康叔封見於商子商子昔以橋梓之道商
子者當許賢人也史記武王下車表商容之閭商子者
其即容歟

○管子書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甚矣不
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管仲未對桓公曰鮑

叔之為人何如對曰鮑叔君子也然不可為政云云是
愛仲之死先鮑叔也劉向說苑鮑叔牙死管仲舉上棺
而哭之泣下如雨從者曰非君臣父子也管仲曰非夫
子所知也云云則是鮑叔先管仲而死也當考



餘冬序錄卷二十六

